

船到衡阳柳色深

■甘建华

距今848年前的早春时节，即乾道九年(1173年)二月，前往广西桂林履新的“南宋四大家”之范成大，第一次来到衡阳地界，便被奇异的山水人文深深吸引，不但在《骖鸾录》中留下1200余字衡游履痕，而且吟咏了十几首震古烁金的衡州地理诗。待到两年后的三月重游旧地，前方水云深处回雁峰在望，诗人飞翔的心如游子归来，又作《泊衡州》诗一首：“客里仍哦对雨吟，夜来星月晓还阴。空江十日无春事，船到衡阳柳色深。”

——这就是我们这本副题《中国散文学会衡阳会员优秀作品选》书名的由来。

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周明、石英、吴泰昌、王宗仁(散文界四老)相继后，皆称《船到衡阳柳色深》是全国各地会员第一个“集结号”，实乃创意新颖、创新积极之举，具有开风气之时代象征。

位于湖南南部、湘江中游的衡阳，地处东经110°32'16"—113°16'32"之间，北纬26°07'05"—27°28'24"之间，总面积15310平方公里，辖五县二市五区。在2020年城市GDP百强榜中居第69位。暂且不谈“衡岳樞玉，蒸湘毓珠”其他种种，光是中华五岳即有其一(南岳衡山)，南方著名河流有其一(湘江)，四大发明有

其一(造纸术)，古代四大书院有其一(石鼓书院)，十大古琴名曲有其三(《梅花三弄》《潇湘水云》《平沙落雁》)，这些足以令人刮目相看。“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因了唐代天才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衡阳雅称雁城，曾经长期是湘南区域性中心城市，现在则是省域副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蓝墨水的上游。

谈及衡阳文学史，首先要说东晋时代与陶渊明齐名的耒阳人罗含。据说他“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自此此后藻思日新”(《晋书·文苑传》)。因古人认为“鸟有文彩，必有文章”，故后来“罗含吞鸟”用为文士才思灿然、文词华美之典。其《湘中记》(又称《湘中山水记》)三卷，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文辞优美，句式参差，语调抑扬，清丽空灵，艺术表现力强。它既是中国古代地记的早期代表作，也是衡阳最早的文学作品，尤以山水描写见长，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此后的漫长时光里，“湖南人碌碌无足轻重于天下”(近代民主革命家杨毓麟语)，衡阳蛮荒相对关中、中原、江南，亦是山水相隔、英才匮乏。倒是自唐以来的流寓文

人，诸如李白、杜甫、柳宗元、黄庭坚、朱熹、姜白石、刘克庄、文天祥、解缙、徐霞客者，仿如流星划过闪亮的星空，留下许多诗文佳话，光照南国寰中佳丽。期间，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幼年丧父，随母投靠舅父郑向，在衡州度过人生成长最重要的12年，后作流传千古名篇《爱莲说》，即源于“西湖夜放白莲花”。元代衡山何克明《试《云梦赋》，中乡试第一，状元及第。”“在湖广间享有盛名”(清代康熙、乾隆两朝《衡州府志》)。《云梦赋》文词华丽，想象丰富，妙语连珠，气势恢宏，虽然为湖广儒林传颂，但并未进入历代各种权威选本。

直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崛起于石船山下、湘西草堂，高擎哲学与文学的大纛，整个湖南的文风、士风、民风才为一变。同治年间，湘军名宦彭玉麟督修《衡阳县志》，“深赖(王闿运)纂定”(《退省庵闲草》)。其中《山水第九·承水》一篇洋洋洒洒两万多字，如苏东坡诗云“大江东去”，笔力遒劲，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若非隐居衡阳的湘绮先生撰写，寻常人等岂能望其项背得其半分精髓?可见“湘学泰斗”“天下第一才子”绝非浪得虚名。但在《湖南文学史》一书中，衡阳不仅与省垣长沙无法颉颃，与毗邻的湘潭、永州也不能匹敌。《湖南近代文学》一书

中，各章节标题竟未见一个衡阳人的名字，实在令人寒心长喟。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十年间的衡阳文坛，仅有极少数人在省内外稍有名气。而提到散文这个文学大类，写作者虽然不少，却无一人走出更高的境界，更无一人能够称为散文家。

转机在2016年6月，在下甘棠以《冷湖那个地方》摘取全国第七届冰心散文奖，后又获得首届丝路散文奖、首届吴伯箫散文奖等奖项。又过5年(2021年3月29日)，中国散文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衡阳人有多人参与其盛，这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也是不多见的。

衡阳山脉绵延，文脉深厚，水脉流长，血脉传承。众筹出版的《船到衡阳柳色深》，最终确定30位中国散文学会衡阳会员，每人4篇文章，合计120篇。绝大多数作者安居衡阳本土，只有少数几个现在外地工作生活。作者简介统一180字左右，强调各自里籍的古地名、小地名或原有地名，藉此唤起生命中的文字性表达：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其中1940年代1人，1950年代2人，1960年代14人，1970年代9人，1980年代2人，1990年代2人。衡阳的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戮力同心，共修衡岳湘水当代散文作家谱系。

石龙口、川口和花桥

■倪南林

“石龙口不崩，川口不穿，花桥要出三斗三升芝麻官。”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一句古老的歌谣。这首歌谣说的就是我的家乡衡南县花桥镇，而石龙口和川口就是花桥镇两个奇异的自然景观。

那时大人们说，如果我们这里的石龙口不崩塌，川口也没有洞穿，那我们这里当芝麻样的小官的人就会有三斗三升芝麻那样多，自然当大官有出息的大人物也会不在少数。但可惜的是，石龙口居然崩溃了，川口也是南北洞穿的，所以这里的人们只能闭塞在这里。小时候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那又是多么惆怅，多么惋惜啊!

石龙口离花桥镇有二十多里路，周围景致或平峦高峰，或丘陵浅壑，普普通通，尽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但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而独独此处，一座花岗石的石山，凭空从正中生生崩塌成两截，形成中间一道深深的沟壑。而深壑里乱石嶙峋，深潭暗流回响，时而汹涌，时而又如呜咽。两边是刀削斧劈般，壁立千仞，人行走在壑底，头顶是一线天，时见苍鸟盘旋，让人不由得叹为观止，觉得甚是奇异了。

传说这石山下本藏着一只神龙在此修炼，不知是什么东西不小心扰动了它，于是它一扭身子，山崩地裂，就从这石山下一冲而出。当它怒气冲天到了川口这个地方的时候，又一座石山出现在了它的面前，它就想进到里面继续修炼，结果因用力过猛，竟然穿山而过，留下了这座石山一个偌大的南北完全洞穿的石洞。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川口，离花桥镇大约十多里路。至今这座山还在，穿山而过的石洞内，四壁逼真鱼鳞状的景致，据说就是神龙挤压留下的。

而神龙穿过此山，因用力太猛而受了内伤，五脏六腑皆已震碎。此时它想再飞腾，已是有心无力，就飞落到了今天花桥镇一个叫龙皮桥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有一座石桥，神龙就伏在桥上喘息，并在这里褪了一层皮，所以这里叫做龙皮桥。

神龙褪了皮，自觉焕然一新，精神抖擞，又向天上腾空而起，终因受伤太重，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重重跌落在一处浅水塘中，就是今天花桥一个叫“尸塘”的地方。

祖辈人说，花桥本是个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但不慎就此地坏了风水，从此这里祖祖辈辈就在这狭小的一方天地里打圈圈。一些人坐井观天，免不了内江。而一些人尽管怀揣奇玉，却是大道朝天、振翅难飞。纵是姜公重生，也无水可凭;鲁班再世，也无木可工。人们就如同置身在一个四周都是高墙的所在，不管你愿不愿意，痛苦或是快乐，你都只能在里面推推搡搡、挤挤挨挨，因为大家都禁锢在这里，无处可去。

花桥是个多山多竹木的地方。祖祖辈辈绝大多数人除了脸朝黄土背朝天，耕种几分薄田，就是靠山吃山，砍伐竹木或编织竹货赖以生息了。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好多山上的竹木都被砍尽了，成了光秃秃的。人们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窝居在矮小破烂的土坯房子里。花桥出锡矿，人们又无一蜂蜂地偷偷采私采锡矿，或成天泡在水里，用最简陋原始的办法，从废矿渣里淘洗一点锡砂。而偷采私采，出安全事故是常有的事。人们为了生存或那几块钱，“视死如归”，别无选择。这是过去世世代代花桥人的真实写照，花桥人的缩影。

石龙口的神龙是早死了，但有幸中国神龙在1921年重生，一路披荆斩棘、百折不屈而来。到1949年，神龙在天，挺立世界。从继往开来再出发，到今天新时代中国更上层楼，人类命运共同体，星辰大海任遨游。

而今石龙口还在，还是那个山崩地裂的模样，但已换了新颜，周围是红墙绿瓦的乡村别墅点缀其间。川口犹存，龙鳞状的景致愈发夺目，周围已变成了现代化的城镇。山上的竹木郁郁葱葱，长得密不透风，白给人去砍伐也没有人去砍了。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常常蹿到了乡村公路上，拱进了农家花园般的院子。整个花桥成了绿色的海洋，一座天然的氧吧。私采锡砂的人没有了，淘洗锡砂的更是早已绝迹。

花桥镇里高楼栉比鳞次，人声鼎沸，夜幕降临，十里灯河如同天上的街市。花桥已成了全国闻名遐迩的旅游之乡，绝大多数乡人都以外出从事物流业为主，村村都有物流老板，当然也有从事其他各行各业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广阔大地上，有物流的地方，就有花桥物流人的影子。家好要国好，地方好不如国家好，时代好。花桥人有“吃得苦，霸得蛮”的湖南人秉性，又兼得石龙口神龙的灵性，乘时代的东风，躬逢盛世正如龙入九天，风起云涌。商海弄潮，叱咤风云，在祖国各地安居乐业，更不忘回报建设美丽的家乡。

而今天的花桥和花桥人的模样，也是新时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在期待着我们写出更精彩的篇章。



感悟红船精神 ■刘安元 摄

嚼夏

■梅疏影

“无可奈何春去也，且将樱笋饯春归。”春去春来春无意，迎春惜春春阑珊，花事从今堪数。

夏天，念出来都格外爽脆，含着沙冰咯啷响。此时，一定要去到乡村，看槐树、苦楝树、梧桐树簇新的叶子挤挤挨挨凑拢过来，纵情享受着初夏的阳光浴，那投向地面的阴凉处便有了说不出的风情。蜂蝶和鸟雀躲在哪处绿色里并不用知晓，就坐在竹椅上听它们扇动翅膀和啾啾鸣叫的声音也觉得格外舒服，耳朵像被山涧的溪水洗过一样干净、清澈，连寒毛都根根竖起，毛茸茸的，透着一股子机灵气。去年秋天离开的燕子双双回归，衔着新泥在屋檐下或是空屋梁里进进出出，恩爱劲不知羡煞几多旁观者。它们年年都会修整爱巢，其实爱情又何尝不需要?若不然，朱楼玉阶转头塌成青苔碧

瓦堆，多凄凉。

午后的太阳稍微有点燥，我会用一本书遮住脸，静静躺着。初夏的味道钻进鼻子，有未经人事的少女体香。如此温暖而光明的日子，是夏天未发飙之前的柔情蜜意，让人沉醉于他结实的臂膀，稳稳妥妥，做一个五彩斑斓的梦。

立夏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家里老人照例煮了团子和鸡蛋，这是多年沿袭下来的习俗。立夏团子用糯米制作而成，糯糯绵绵，咸甜随各人口味。我们家的团子是先把糯米粉揉成团，搓成汤圆大小，然后下锅煮，再放点白糖，盛出来，浇上粘稠的汤汁，圆圆滚滚白白胖胖的团子在瓷碗里浮浮沉沉，吃一口，甜而不腻，清香沁人。也只有这一天，我才会老实认真地吃上几个团子，囤得就是春夏之交时别致的感官体验。

有一种青春叫高考

■李彦

我的高考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但每逢路遇考生，还是会情绪激动，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记得当年高考考完所有科目后，那天晚上，有的同学爬上山顶放声歌唱发泄压抑已久的情绪，有的同学跑到楼顶把所有的复习资料撕碎抛洒下去。而我和几个同学去城外的河边对着月亮坐了一个晚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说，完全放空自己的思想。

刚刚在高中同学群里问了句：“回忆当年高考，你们有什么话想说?”结果老同学不约而同地回答：“不愿回忆。”“害怕回忆起那段岁月。”“那是一段无比艰苦的日子。”诚然，向上爬坡的日子是最为艰苦的，如黎明前夕的黑暗，如蝶变前夕的挣扎。1095天，36个月，3年，每一天我们都在埋头苦读中度过，每一个月都在大大小小的考试里煎

熬。我们就如裹在蛹里的毛毛虫，需要经历黑暗、历经磨砺，耐住孤寂才能获得蝶变。

我的高中母校是在一个落后的小县城，学校条件很差，没有宿舍。大部分学生需要住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很多同学住的都是房东临时搭建的棚屋，里面是一张大通铺，睡四个学生，每个位置刚刚容纳一个人。没有桌子，我们就搬个小凳子爬在床沿边写作业。一盏煤油灯，一个铁锅，这是每个住宿舍必备的。那个时候家长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陪读，都是学生自己做饭吃。女生还好点，很多不会做饭的男生每顿都是凑合着吃饭。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晚上看书都要到凌晨一点后才睡觉，睡觉之前你会听到室友嘴里念念有词，那是背着英语单词入睡了。我们几乎每天五点钟起床读书，因为是文科要背的东西太多。我记得当时

诗三首

■彭峥嵘

凭吊夏明翰先烈

可哀翰林金玉堂，义助红色苏维埃。
湘水长江奔袭远，衡岳流云雁阵长。
两载恩爱别妻女，三日酷刑动江苍。
青山寂寂星摇落，农夫古朴热道肠。

古木林中小憩

古樟森森直参天，幽兰漫卷垫眼前。
不知林中白鹭语，一宿山间又经年。

寻找生命的秋韵

珠江桥头
农家别院的几杯浊酒
点燃了潜伏的隐忧
在朦胧的夏雨中奔跑
寻找惬意的秋

今夜的湘水没有满江的秀
冲过心头的是一波一波洪流
知道弄潮儿的勇敢
却不想移动
划到彼岸的方舟

撑着油纸伞的手
不敢任性自由
怕洒落的雨点
打乱那朵水莲的娇羞

昏黄的路灯
穿透森森的古樟
筛下满眼黄花
缀着回眸优雅的浅笑
映亮了彼岸的秋

少年游·观明翰故居有感

■何衡昭

晴空碧净，东风和暖，多见旅游车。敬缅先人，精神传递，薪火见芳华。
英姿勃勃红旗展，军服沐朝霞，观后相迎，朝前相看，原是小娃娃。

端午采粽叶有咏

■周新铭

天然食物粽丝香，引客幽深采摘忙。
大叶摇风红雨落，小溪流云绿阳光。
兄夸令媛怀春喜，妹赞帅哥思念郎。
端午节情聊可乐，甜馨餐带醉诗长。

八百矿工

■封志良

这里是山清水秀的大美常宁
这里是流金淌银的湘水之滨
这里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千年老矿
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灵动的时光
伟大的人民在这里发现了宝藏
到了近代，财富都流进了资本家的腰包
而劳工们却受到了沉重的盘剥
生活困苦甚至连生命都无法保障

一位顾长的书生心怀万山红遍的理想
他始终惦记着劳工们翻身作主的梦想
一九二二年四月下旬，毛泽东来的那天地
他处湖南的水口山阳光普照，草木葱翠
他用星星之火点燃了这片红色的土地
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萌芽，从此生生不息

来自湘南学联的蒋先云领导了工人大罢工
他们的掀动的狂飙成为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少年的歌，七岁来到水口山
康家戏台前萌生了誓死报国的志愿
俱乐部里埋下了永远跟党走的豪情
信仰之光照亮了一个少年的革命历程

就在那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朱德带领队伍转井冈山进发
而一支由水口山八百矿工组成的队伍
也随之走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大潮中
井冈山的翠竹上，有他们站岗放哨的汗水
黄洋界的炮声里，有他们连夜抢险的功绩
历次反围剿的号角里，有他们英勇杀敌的身影

这八百矿工呀，革命胜利后已所剩无几
那位领头者宋乔生的遗骨至今无处找寻
他们的鲜血洒在了井冈山，染红了湘江……
长征道路上的每一株青草都留有悲伤的记忆
他们多想再相见亲爱的父母，感受温暖的亲情
他们多想再摸摸妻子的脸庞，享受人间的天伦
可是，可是……如此简单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人民不会忘记水口山的那些矿工们!
历史不会忘记水口山的那些矿工们!
是他们以坚强的身躯，双手托举的旗帜
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漫漫征程!
是他们以钢铁的意志，胸中燃烧的热血
绚烂了惊天动地的百年航程!

复习资料试卷什么的，堆满了课桌抽屉，每天有看不尽的名著，背不完的单词，堆积如山的习题……

那个年代我们的教育环境还很艰苦，高中于我来说是人生中到现在为止最为艰苦的日子。那段日子里我常常拿出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读保尔·柯察金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仿佛感觉前方有座灯塔在召唤着我前进，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光明的前程就在不远的将来，只要坚持我们就能达到梦想的彼岸。
马克思说过：“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从晨曦到黑夜，从教室到宿舍……数不清有多少个地方是汗水的栖息地。学习很苦，但未来很好。十几年时光，无数个日夜，那些努力的身影都是青春最美的样子。高考，让少年的我们不留遗憾;高考，让青春有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我们有一种青春叫高考。